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盧辨治曰以  
 視論之物之  
 能視者何倚  
 於日月入則  
 視無以致其  
 用及其升于  
 東方然後視  
 者能明本位  
 于求而目之  
 所待見也故  
 視生于木木  
 得其性故其  
 休徵常煥哲  
 之反為豫豫  
 則木失其性  
 木失其性故  
 其咎徵常煥  
 而漢儒以視  
 為火其見錯

漢書評注卷二十七中下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愬厥咎舒厥罰恒與厥極疾師古曰與讀曰煥時則有草妖時

則有羸蟲之孽師古曰蠱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也音郎果反時則有羊甌時則有目痾時則有

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愬愬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

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也皆不知之也言上不明暗

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

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

其罰常與也與則久温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

臣下則殺不以時師古曰繇言誅罰由於臣下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

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青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

師古曰謂失溫與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螟音冥螣音徒

得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

而包柔為離師古曰兩陽居外一柔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踠剛而包柔羊大目

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甌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

漢書評注卷二十七中下 五行 一 帝業山房

隆接以上引  
傳語視之不  
明而釋言之  
以下歷著視  
答之事應

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青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

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為疾者逆大氣。劉歆視傳曰有羽

蟲之孽。雞既說以為於天文南方喙為鳥星。故羽為蟲既。亦從羽。故為雞。雞於

易自在異說。非是。庶徵之恒。與劉向以為春秋亡冰也。小與不書。無冰然後書。

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與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

逸。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與夏則暑殺人。終則物華實。重過不

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與六日也。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

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

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也再敗者謂鄭師伐宋戰于宋十三年會

又宋之戰穀梁亦曰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據左氏傳公羊穀梁亦曰無冰並在

五十四年未詳其意云十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凡而立公與相

親師古曰突鄭莊公即厲公也兄謂太子忽即昭公也莊公既卒突因宋莊

公所逐奔蔡遂居櫟而昭公入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與突志同故云長

養同董仲舒以為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于齊侯故云不正通成公元年二月

無冰。董仲舒以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師古曰時

有喪也劉向以為時公幼弱。政舒緩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先

劉敞曰劉向  
自用穀梁說  
耳顏以左氏  
詰之非也

茅坤曰覽于  
周秦而天之  
明鑒如此其  
劉知幾曰其  
釋厥舒厥  
罰恒與以為

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非公本意此  
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師古曰謂十三年三月十四年夏莒人伐我南鄙十六年二  
月齊侯伐我北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飢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  
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師古曰有從楚心謂董仲舒  
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水。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弑  
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師古曰隱攝公位又桓之兄故云殺兄弑君  
大夫孔父以郕大鼎賂公。會齊侯鄭伯于稷。而平其亂也。與鄭易邑。謂以太  
山之田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而以稷與鄭。明魯之不朝於王。故云背  
畔周成公時。楚橫行中國。師古曰謂成二年楚師伐鄭九年嬰齊師伐莒十五年  
鄭伯戰于鄆。陵十六年。楚子與晉侯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捷也。召伯毛伯皆周大  
夫也。今春秋經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讀曰邵。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師古曰貿  
也。公羊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  
執國權。師古曰謂襄十六年會于渙。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  
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與年武帝元狩六年冬。亡水。先是  
比年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幕。師古曰祁連山名也。窮追單于。斬  
首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閔海內勤勞。是歲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節巡行

漢書平注 卷二十七中下 五行 一 帝業山房



其政弛慢失  
在舒緩故罰  
之以煥冬而  
亡水尋其解  
春秋之無水  
也皆王內失  
黎庶外失諸  
侯不敢誅罰  
云云若斯而  
已矣次至武  
帝元封六年  
冬亡水而云  
先是遣衛霍  
二將軍云云  
按漢帝其武  
功文德也如  
彼其先猛後  
寬也如此豈  
是有懦弱凌  
遲之失而無  
刑罰勘定之  
功哉何得苟  
以無水示災  
便謂與昔人  
同罪邪隆按  
以上俱屬傳  
語厥咎舒厥  
屬傳語時俱

天下存賜繆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  
丞相御史以聞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水是時上年九歲大將軍霍光  
秉政始行寬綏欲以說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為草妖  
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  
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  
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顛權師古曰公子遂莊  
仲也時為卿三公桓始世官師古曰謂父子  
相繼為卿也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文  
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  
不順厥異霜不殺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師古曰商書咸又  
陟伊尹子也太戊太甲孫也亳殷所  
都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師古曰兩伊  
手合為拱伊  
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  
之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  
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據今尚書及諸傳記太戊卒子仲丁立卒  
弟何實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盤庚立卒小乙之子武丁立是為高宗桑穀自  
未詳其義也或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  
者伏生差謬也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  
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

有草故劉知幾曰釐  
公三十三年  
十二月隕霜  
不熟草成公  
五年梁山崩  
七年龜食  
郊牛角劉向  
以其後三家  
逐魯昭公卒  
死于外象宗  
乾侯之出事  
由季氏益叔  
二孫本所不  
預況昭子以  
納君不遂發  
憤而卒論其  
義烈道貫幽  
明定為忠臣  
猶且無愧何  
耶編諸逆黨  
洪邁曰漢藝  
文志自云桑  
穀共生太戊  
以興鳴雉登  
鼎武丁為宗  
乃是本書所  
言豈不可為  
明證而翻以

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虛之應也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  
雉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序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祖己殷賢臣  
也蜚古飛字雉音工豆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祖己殷賢臣  
之王能正其事劉向以為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近  
而災異銷也劉向以為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近  
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  
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師古曰  
耳不得行故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  
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師古曰武丁  
以所夢之像使求之得於傅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曰  
巖立以為相作說命三篇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曰  
故曰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迺降用章  
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己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僖公  
三十二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  
實近草妖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顛君作威福一曰冬  
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  
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顛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  
與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天

漢書卷之六十五 五行

伏生為謬何也

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冬水王木相。故象大

臣劉歆以為庶徵皆以蟲為孽。思心羸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惠帝五年十

月桃李華棗實。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

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為木陰類

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

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

帝無字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師古曰大過

梯楊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枯木復生。人君亡子。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

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孟康曰王伯莽之祖也師古曰莽高祖劉向

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

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

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

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為一社而山陽橐茅

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屬山陽郡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

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檮樹生支如人頭。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檮樹似

隆按此下俱屬傳語時則有蠱蠱之孽而則時有赤皆赤祥亦並應之云

眉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

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

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師古曰。圍丈六尺。長十

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

厥妖木斷自屬。師古曰。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謂專寵。天辟惡之。

謂如。滔曰。天辟。天子也。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彈丸。師古曰。膠。繞也。音居。蚘反。

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

妖。天雨草。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鸛鵒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

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蠱。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貴也。師古曰。此蜚謂

負蠱也。其為蟲臭。短孤。即今所謂水弩也。隱元年有鸛鵒言來者。氣所致。所

謂祥也。鸛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師古曰。今之鸛鵒

而言。但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為魯所常無故異而書之。而此云夷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也。書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即去也。象季

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

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犇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



劉奉世曰死  
于丹徒者吳  
王濞耳向說

誤

茅坤曰白黑  
烏鬪子謂白

主金黑主水

金水相犯

隆按分叙楚

燕之咎于此

又合而並論

之以著其應

云

茅坤曰河平  
元年蘇焚其

略同。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

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師古曰戊楚刑辱申公

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

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死於

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厥妖。白黑烏鬪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

鬪。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謀為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

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怨而謀逆。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

明表也。燕一烏鵲鬪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鬪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

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死。楚炆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眾烏

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鬪。昭帝時有鵲

鵲。或曰禿鶩。師古曰鵲鵲即汙澤也。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鶩。亦水鳥也。鵲音大。美反。鵲音胡。鶩音秋。

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為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

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師古曰謂多治反。注冠又以冠妖也。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

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師古曰辟

也。君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蘇焚其巢。師古曰蘇音緣。男子孫通等

巢而戴嚴死  
傳引易之鳥  
焚其巢先嘆  
後號咷其証  
之甚屬明切  
已而飛燕卒  
以殺其后宮  
曹偉之子而  
飛燕被誅成  
帝卒以無嗣  
悲夫

茅坤曰按成  
帝時難集于  
大行習禮之  
庭又集于太  
常宗正大司  
馬車騎將軍  
之府已而又  
集未央宮予  
竊以是時王  
太后稱制之  
始已而五侯  
以次擅權禮  
所謂臣會君  
無禮之大者

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見巢。難盡墮地中。師古曰難有古然字有三戴鵲燒死。師古曰新  
生而哺者曰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戴色黑。近黑祥。貪虐之  
類也。易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  
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  
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為皇后。弟為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美人曹偉能生皇  
子也。師古曰曹偉能官人昭儀大怒。令上奪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  
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  
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烏焚其舍。鴻嘉二年三月。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厯階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  
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謹  
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經載  
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眾聚會。飛集于  
庭。厯階登堂。萬眾睢睢。師古曰睢睢驚怪連日徑厯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  
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

也故集于博  
士習禮之庭  
又集太常宗  
正太常禮官  
宗正主宗室  
者也所以明  
禮與宗之將  
變亂也又集  
大司馬車騎  
將軍之府示  
王馬之世大  
司馬及車騎  
將軍也又集  
將軍也又集  
未央宮未央  
宮天子正殿  
也所以示王  
氏之篡漢也  
王音之言雖  
悲然亦謂之  
自坐于楚棟  
之上而不夫  
者悲夫  
隆按史記魯  
定公一節屬  
傳語時則有  
羊既  
茅坤曰羊陰  
類而躁者也  
自土缶中得  
之者天所以

使中常侍鼂闓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曰。言人放  
此堆故欲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師古曰。調。誣  
為變異者。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師古曰。調。誣  
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其眾。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師古曰。足。益。公卿以下。保  
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今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  
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洗行流聞。師古曰。師  
曰。帝言行多驕。洩醜。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  
惡流布聞於遠方也。數見災異。師古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  
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  
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  
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  
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  
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  
若羊。師古曰。缶。盆。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  
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  
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

明示小人犯上而被拘擥之象也然則魯之拘于季氏季氏之拘于陽貨昭昭矣  
劉知幾曰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云云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乘隄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馬  
隆按以下屬傳語時則有赤青赤祥茅坤曰雨血謂伏尸流血

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師古曰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繁作亂不克竊之而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入謹陽關以叛  
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師古曰平公宋共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弱奔魯華臣奔陳華合比奔衛師古曰據今春秋合比奔在殺太劉向以為時則大災赤青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以為赤青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與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譏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師古曰三皇子謂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子友趙恭王子及不當立之王孟康曰呂氏三王也退王陵趙堯周昌師古曰惠帝六年王陵為右丞相奪之相權高祖以趙堯為御史大夫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為太后崩之策乃抵堯罪周昌為趙相趙王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堯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僂天血雨師古曰僂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誅死者少雨血亦少

五  
行  
六  
帝  
紫  
山  
務



是也。盧舜治曰：以聽論之，耳納聽于內者，也。目施明于外者，也。明施于外，則為煥聽。納于內，則為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聽。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時。寒謀之反，為急急則水失其性，故其容徵常雨而漢。儒以聽為水，此僅得之。隆按以上引傳語聽不聽之替而釋言聽之以下，應聽之，事應。

傳曰：聽之不聰，是為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為孽。服虔曰：多雨則龜多出。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氣水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與煖而已。故籍秦以為驗。師古曰：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毐。師古曰：嫪或音居，姓也。許慎說以為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郎，到反。毒音烏，改反。與今史嫪姓也。每名也。許記漢書本文不同，且嫪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封毒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毒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與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狗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

隆按誅過深處疑有關文

之間。緩急如此。寒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雪。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與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道人始去。茲謂傷道之人。去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師古曰。媚謂夫人將殺其象見也。師古曰。謂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雪。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電。皆為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行專壹之政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為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師古曰。魯與吳俱姬也。不稱吳姬而云孟。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古師古曰。取讀曰娶。董仲舒以為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宿古武子也。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年淮南王長謀反。發覺。遷道死。師古曰。遷於蜀。未至京房易傳曰。夏雨

茅坤曰是時武帝外驕兵四夷而內則以國多盜賊遣直督使持捕盜賊而淮南丞之獄坐死萬前安得戒不嚴水以示

漢書評註 卷二十七中

雪。戒臣為亂。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

是歲。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郡國。治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坐與三

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臣為丞相。長史。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繒錢。有告者以半畀

之。師古曰。言政急刻也。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

為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以不義。博要斬。光

房棄市。御史大夫鄭弘坐免為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寃博。辭語

增加。師古曰。言博本為石顯家屬。徙者復得還。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

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

壞敗其功。以章不鄉。師古曰。言不當天。言宜齊戒。辟寢。以深自責。師古曰。齊讀曰避。請皇

就宮。高閉門戶。毋得擅上。師古曰。高與隔同。擅上。謂輒至御所也。上音時。掌反

天子。且令眾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

言災異。俞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闕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棄捐其身。不懷顧慮。極陳計策。

洪邁曰釐公  
二十九年秋

闕說天子其後許后坐詛祝廢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  
亦無所及自殺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師古曰坤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於卦為觀

公死於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

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師古曰謂襄仲專權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

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師古曰庶公室遂弱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

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

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

五將軍三十萬眾伏馬邑下師古曰謂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

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

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迺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

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

霜反在草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飢是

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隕霜同應成帝即位顯坐作威福誅

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隕霜同應成帝即位顯坐作威福誅

漢書評註 卷三十七下 五行 八 帝業山房



大雨雹劉向以為信公不子遂遠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為僖無所辨劉如幾曰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則標舉年號詳略無隆按以上屬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

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師古曰霰音先

見反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而師古曰湛讀曰沈及雪

之銷亦水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

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

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師古曰公子遂者東門襄仲也赤文公太子即惡也左氏傳

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

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師古曰愆過也過陽冬温也伏陰夏寒也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

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雷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

其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

如斧蜚鳥死左傳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

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

師過不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軫即原軫遂要峭阨師古曰峭即今之峭山也以敗秦師匹馬騎輪無